

荐阅书单

《饮冰室合集》集外文
(增订本)

本书收录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》之外梁氏生前已发表之作,体例依从《饮冰室合集》,分为两编:散篇文章入“文集集外文”,有单行本者入“专集集外文”。后者如遇未及编入原本之零篇,亦代为增补。以辑录者一人之力,穷三十余年时间,广寻海内外文献,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,有利于全面地展示作为公众人物的梁启超形象。这次增订,辑录者主要做了四項工作:删除了初版误收篇目;某些文章,换用更早的文献版本;依据学界近二十年的新的研究成果,调整多篇文章系年,并调整文章顺序;增补新发现的文献近百篇。



作者: 梁启超
译者: 夏晓虹
版本: 北京大学出版社
时间: 2025年5月

《云朵的道路》

《云朵的道路》是茅盾文学奖得主、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的最新随笔集,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。格非从解读《包法利夫人》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《左传》等文学著作出发,结合自身经验和阅读随想,畅谈生活体悟与文学真知,思索当下时代的困惑。

面对规则,个人选择还有没有意义?在崇尚情绪稳定的时代,做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有错吗?如果人生没有标准答案,那么是否也可以选择随波逐流?

这是一部温和坚定又汪洋恣意的书,在人人都恐惧不确定性的年代,它把文学与故事编织进日常与人生,鼓励我们去冒险,去碰壁,去走向未知,继而投入真正的生活之中。



作者: 格非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时间: 2025年6月

《被压抑的现代性:
晚清小说新论》(增订本)

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中,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。但是,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,它的出现,还有它的被忽视,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。本书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,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——狎邪、侠义公案、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,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,对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,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声喧哗的起源。本书初版于2005年,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。此次出版增订本,增加作者的新文章《没有五四,何来晚清》,补充了反向维度的深层思考。



作者: [美] 王德威
版本: 北京大学出版社
时间: 2025年3月

(杨道 辑)

《汴村月令》:
一卷草木光阴

■ 袁恒雷

回忆是经过沉淀的岁月,是明晰宛若秋空澄明,或删繁就简如冬树般简洁。推演开来,一切文学创作均是以已经发生的人与事为基础的演化,均是对回忆的发酵。胡竹峰的《汴村月令》就是人到中年对出生地的回望,同样伴着淡淡哀伤的“朝花夕拾”。《汴村月令》是徽派山村的乡土往事,胡竹峰与我一样,与所有人一样,少年时代的过往是“化进血脉”的,他把这处星罗棋布般散居的村落,在纸上拼接出三十年前的模样,带领我们重回这处村落的一年四季,一日晨昏。恰如他说,取四时更替为经,以鸡鸣犬吠作纬,织就村落人家的岁时图谱。

在这本书中,我们看山,听鸟,闻蛙鸣;看水,赏花,捣衣声;晴耕,雨读,五猖会;采茶,包粽,年俗红。一卷《汴村月令》,让乡土中国里的一切生活习俗几乎全部上演一番。因时而动,因时而食,时令瓜果,乡土美食,在各月一一铺展。所以,“月令书”是民俗书,是美食卷,是乡村生活的最本真展演。少儿时光最欢喜春节,所以一月卷、十二月卷,均浓墨重彩描写了备年、过年的各种细节,哪怕在年中的七月卷,单调日子里还透露了对过年的期盼。因为过年是处处皆喜庆,比如“拜年送糕,是为高来高去。春节喜事多,喜宴必备花生、红枣、鸡蛋,所谓长长久久、早生贵子、子孙无穷。”更多的月份,胡竹峰依据各月的物候变化,节气时令,万物特征,依次如“大地上的事情”般详加记录。其中,写春花铺

展、月华浮水、追逐蜻蜓、蝉鸣阵阵、初雪来临等片段尤为出彩,是秉持其“中国文章”乡土文脉的一脉相承系列。我最钟爱四月的月光与水的互动。四月,春江潮水连海平,胡竹峰也是在四月春夜,走过田埂。他说:“月光沁人,露水也沁人,走过一段田埂,月亮照过,水田上空气象晶莹……路过河滩,水中一轮明月,丢一块石头进去,水波乱了,月亮碎了一河。”月夜行走是诗意的,丢石头获得一壶碎月更是顽童的诗意。却也因为天上月与水中月的良性呼应,才让少年胡竹峰对春夜水月一直念念不忘,才让我们共鸣的读者抱有同样的怀想。

胡竹峰不厌其烦地记录下了诸多时令美食,其年少如许竟能记得如此多的细节,诸如凉拌香椿、芽子粿、菜薹炒腊肉、红烧莴笋、黄鳝汤、槐花炒鸡蛋、端午粽、炒四季豆、炒丝瓜、丝瓜汤、炒蘑菇、蘑菇汤、糯米圆子、锅巴汤、栗子烧肉、煎炸糍粑、糍粑丁炒蔬菜、猪肉丁炒红薯粉块、咸菜煨豆腐、冬笋炒腊肉、冬笋炖鸡、打年糕,等等,读来馋涎泛起。胡竹峰是写美食高手,这些美食几乎都是按照时令依次来自大自然的馈赠,在其生花妙笔里煎炒烹炸。我尤其对粽子一节特别有共鸣,这是因为此时端午节刚过,唇齿间还留有粽香阵阵。胡竹峰笔下包粽子与吃粽子的方法和我乡大同小异,比如他说:“汴村人家里包粽子,会裹上一颗红枣,求一个甜蜜,再蒸几枚咸鸭蛋,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四切开,四仰八叉躺在白瓷盘中。”



《汴村月令》
作者: 胡竹峰
版本: 青岛出版社
时间: 2025年5月

《汴村月令》描摹了大量民俗活动与旧闻逸事,诸如周老相公洗腹矶、做清明、栽兰花、插田礼、胡蛮牛抱牛洗蹄吓退强盗、鬼节夜习俗、求雨闹剧、中秋节习俗、跳五猖、祭祀高老爷、小年祭礼等,既有当地特色,又是乡土中国多地共有的习俗。胡竹峰通过听闻、亲见,乃至亲身参与等,一一讲述出来,亦庄亦谐,充满童趣。尤其是五猖会,那是他离开汴村前亲身参与的活动,印象尤为深刻,乃至拿出十月的大部分篇幅来细致刻画,犹如当地万圣节一般热闹。随着“一个月黑风高夜,五位猖神结伴下山而去”,好像揭开了另一个时代一般。对彼时的少年如胡竹峰来说,更是对年少时光的告别。

一卷《汴村月令》,字字是草木光阴,或许记不了所有的少儿时光,但足以向往事致敬。面对故土乡愁,思绪同明月一般,沉浮跌宕本无价,文章厚薄皆有情。[图]

《风从长安来》:

双重乡愁与寂静禅心

■ 冷阳

捧读米正英(笔名蓝莲花)的新作《风从长安来》,发现这是一部诗画合璧的作品,它不仅是长安雄浑古风与江南湿润水汽的交响,更是一部以寂静禅心映照生命的精神史诗——在四辑长卷的徐徐展开中,完成了对双重乡愁的超越性救赎,抵达了万物有灵的澄明之境。

长安在米正英笔下绝非地理坐标,而是华夏文明的精神母体,更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。在《风从长安来》首辑诗歌中,即以恢宏气象唤醒集体记忆:“谁牵起一条闪亮的丝绸/谁在松开时间的缰绳”,丝绸与奔马的意象将盛唐气象熔铸为动态的文化基因。当诗人谛听“隔世的琴音”,捕捉“看不见的绝唱”,长安已升华为永恒的精神灯塔,指引着穿越“漫长而苍茫”的存在迷途。

这种文明乡愁在《故乡,像一本忧伤的诗集》中化作草木含情的微观叙事:“井边柳/园中葵,霞光褪尽的云朵/随风摆动,不肯逝去。”诗人赋予自然物象以灵性生命,使其成为乡愁的永恒证人。而在《没有父亲的田野一片空旷》中,“不悲不喜”观照达到了极致,静默的枣树与空旷的田野,构成禅宗般的意境,将个人悲痛消解于宇宙的永恒循环。

米正英长期工作生活在江南镇江。江南的风物,江南的书写,显露出浓重的禅意哲思。《水意江南》中“雨一下就是一季”的黏稠时空里,诗人以

“雨打芭蕉的夜晚/思乡的梦/总是歪歪仄仄”的妙悟,将乡愁升华为对无常的体认。这种超越性在《习惯》中臻于化境——诗人安然接受花开花落、瓜熟蒂落的自然法则,唯对“不发出声响”的铁皮桶心生涟漪。物我界限的模糊与对“无声之声”的敏感,正是禅心觉醒的征兆。

面对生命中无法弥合的创口,米正英的救赎之道是回归自然的怀抱。《种豆记》呈现了堪称典范的诗意疗愈:母亲去世后,诗人将悲怆转化为“种植红豆”的仪式。当她在菜畦边“倾听红豆拔节的声音,开花的声音”,这专注的聆听已然接近禅修的当下觉知。红豆从具体作物升华为“不朽的生物”,完成了个体创伤向永恒生命的诗意转化。

《樱花落》则将这种慈悲推向极致。诗人蹲身触摸落樱“扑向泥土时最后的颤抖”,是一种以肉身丈量生死的壮举。而《一条河》的干涸河床埋葬了双亲,但心中的诗之河永不枯竭——这恰是诗歌救赎的本质:以语言重构消逝之物,让痛苦结晶为超越时间的精神琥珀。

米正英的诗艺才情,因禅心浸润而获得神性维度。诗画同源的特性,在第四辑绽放异彩。《绘画记》中“精雕细琢,同归于寂”的创作状态,正是“制心一处”的写照。

最近十五年,米正英的诗歌完成了从才情迸发到“静水深流”的蜕变。《内



《风从长安来》
作者: 米正英
版本: 长江文艺出版社
时间: 2025年5月

心的声音》中“灌满了涛声”却保持沉默的深海意象,正是其艺术成熟的隐喻。

当《短章》中“这个夜晚何其美啊”,笔尖“沙沙作响”地游走宣纸,心“带着雪花一样的翅膀”飞越墨香原野,我们见证了一个诗人以禅心统摄万物的奇迹。

《风从长安来》最终超越了地理乡愁与生命创伤,构筑起“天地与我并生”的精神宇宙。那些长安的砖瓦、江南的雨丝、墓园的葵花、画纸的飞白,恰似诗句“我想对你说的话/已深埋,深到/黑暗无法照彻的/黄金”。都在诗性观照中焕发出光——这恰是米正英赠予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:在洞见万物无常后,依然以悲悯之心、山水之心,为世界供奉一首“沙沙作响”的寂静之诗。[图]